责任编辑：罗筱晓
E-mail:grrbxxx@163.com
工人日报

特稿260

当涉诈者站上反诈讲台

本报记者 李娜 潘阳薇



“骗局亲历者说”反诈课堂结束后，花园社区居民排队等待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本报记者 潘阳薇 摄

站在发言席前，赵峰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紧张得多。本来他计划用好几段的篇幅讲述在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园区的见闻，结果说了没几句，头脑中的思路就跳到了宣讲诈骗套路上，“高风险、高回报，都是话术，千万别信……”

台下，坐着50多位来自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花园社区的居民。见此情景，大家自发鼓掌为赵峰打气。赵峰缓了缓神，想让自己放松一些，但被众人聚焦的局促感，加上想把千言万语一股脑倒出来的急躁情绪，让他很难在台上待下去。最终，这堂在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举办的名为“骗局亲历者说”的反诈课提前结束了。

一直守在现场的青神县公安局青竹派出所副所长刘俊和花园社区社工杨璐伊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人对突发状况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

为了提升反诈宣传的效果，同时帮助涉诈回流人员重回生活正轨，从今年起，花园社区开始探索引导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人成为“反诈讲师”，鼓励他们讲出亲身经历，提高居民的反诈意识和能力。

作为这项工作的直接推动者，刘俊和杨璐伊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让曾被骗入境外电诈园区的赵峰接受邀请成为2号讲师。他能走到台前，对两人来说已是来之不易的胜利。

“这事可能干不成”

专程到花园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居民活动室听赵峰“开课”的，基本都是辖区的老年人。“诈骗分子很狡猾，诈骗手法迭代快，对老年人而言简直是防不胜防。”刘俊说，“反诈讲师”的起源，就与今年初他参与处理的一起涉老年人的诈骗案件有关。

花园社区居民陈阿姨退休后喜欢刷短视频打发时间。一天，一个自称短视频平台“客服”的人打来电话，表示因陈阿姨操作不当，其账户每月将新增800元的费用。为了避免扣款，陈阿姨在“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的应用软件，进行人脸识别后，她的手机操作界面就被对方接管了。

与此同时，青竹派出所接到了相关诈骗预警信息。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拨打陈阿姨的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随后，刘俊和同事立马出发前往陈阿姨的住处。

“一路上真的是鞋子都快跑飞了！”说到这里，刘俊语气里满是遗憾：虽然他们赶到后迅速取出陈阿姨的电话卡中断远程控制，并对她名下的3张银行卡采取紧急止付措施，但在那之前，仍有1万元被诈骗分子转出。“更让人后怕的是，事后我们了解到，那几张银行卡里有陈阿姨所有的积蓄，总共超过40万元。”

这件事后不久，根据相关部署，青竹派出所与花园社区联合创办了花园社区警校，主要开展法治宣传、重点帮教、义警培养、群防群治等工作，刘俊被任命为校长。因为对陈阿姨的遭遇心有余悸，刘俊提出以办社区警校为契机，寻找和争取青竹派出所辖区内的涉诈回流人员参与反诈宣传工作。



刘俊在“骗局亲历者说”课堂上做反诈宣讲。 本报记者 潘阳薇 摄

涉诈回流人员，是指前往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参与相关违法犯罪活动，之后返回国内的人员，由公安机关依法开展案件办理与后续管控帮教工作。刘俊说，在该群体与警方签订的《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回流人员管控责任书》中，明确要求他们要“主动改错，参加反诈教育”。此外，社区警校选择“反诈讲师”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该回流人员此前需是被动或被迫参与诈骗活动。在刘俊看来，这两项条件叠加，“反诈讲师”就有了转化、培育的空间。

杨璐伊是花园社区里第一个响应刘俊提议的人。作为一名专职社工，杨璐伊认为，如果可以动员涉诈回流人员成为反诈力量，不仅可以提升社区居民对诈骗的“免疫力”，也有助于这一群体重新找到自我价值、回到正轨，减少他们再次走上歧途的可能性。

不过那时候，花园社区很多人对寻找“反诈讲师”的计划并不持乐观态度。“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可能干不成。”社区干部杨艳梅说，平时，她负责带领社区网格员与辖区内因其他原因从境外回流的居民保持联系。“即便是这些‘没什么大事’的人，很多也回避与我们交流、沟通。要让曾经骗过人的人做反诈宣传，光是想一想就觉得难度非常大。”

一波三折的“现身说法”

杨艳梅说得没错，找到愿意现身说法的涉诈回流人员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俊手中有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青竹街道下辖23个社区、行政村统计在册的涉诈回流人员的详细情况。在刘俊与他们的前期沟通中，绝大部分人的回应都不积极。有人觉得自己曾身陷境外电诈园区的事本不为外人所知，站上讲台反而会被贴上‘骗子’的标签；有人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不愿再提起那段痛苦的经历；还有的人回国后长期在外务工，无法参与其中……

好在刘俊对“受挫”早有准备，抱着“被拒绝才是常态”的心理，在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后，他找到了花园社区的1号“反诈讲师”——涉嫌案件正处于侦办阶段的丁力。

2023年，因为一则“月入3万元包吃住”的虚假招工广告，丁力被诱骗出境。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被拘禁于缅甸和柬埔寨的电诈园区，既吃过因“不听话”被殴打、电击的苦，也曾被迫在铁皮板房内不间断地拨打诈骗电话。

花园社区警校与丁力联系时，他了解到涉案人员主动参与反诈公益宣讲的现实表现可作为从轻处理的酌定情节，于是答应“试试看”。

“过程还是一波三折。”杨璐伊负责协助丁力拟定宣讲提纲、完善具体内容，同时协调时间、场地和组织人员。作为花园社区开办的首次“骗局亲历者说”课堂，通知一发出，就受到广泛关注，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很强烈。

“结果开课前一天，他突然说身体不适，来不了了……”杨璐伊对当时的情形依然印象深刻。忙乱之中，她只能临时改变方案，让社区警校的工作人员顶上去救场。

“发展‘反诈讲师’，‘自愿’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杨璐伊说，虽然出了状况，但她和刘俊并没有就此放弃，经过后续沟通，今年4月，丁力终于站上了花园社区警校的发言席，并在一个月内上了两堂反诈课。

“听了他的讲述，才知道电诈陷阱有多可怕。”“好造孽（四川方言，指可怜）啊，不仅我们要提高警惕，也要告诫身边的年轻娃娃。”有亲历者参与的反诈宣讲在居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消息传开后，花园社区警校还收到了其他社区发来的开课邀请。

就在这时，丁力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他在境外电诈园区做的事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是犯罪行为，必须接受相应的法律惩罚。”刘俊说。

丁力被捕后，花园社区警校的“反诈讲师”储备清零，新人选的寻找依然不算顺利。家里有事腾不出时间、不想出面只愿提供文字资料、身体不好无法到场……虽然一直在碰壁，但有了丁力的相关实践后，刘俊和杨璐伊越发相信这是一条能走通的路。

不久后，回青神县探亲的赵峰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体会“他们”的心理

赵峰是一位95后，从一所职业院校的机电专业毕业后，他转行在老家青神县做了厨师。小城生活安逸舒适，但赵峰一直对每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不太满意。2019年，他在网上看到境外有很多高薪就业机会，又听说有朋友已经走出去赚到了“第一桶金”，便只身前往菲律宾谋出路。没想到去了后没多久，因为一次醉酒，赵峰被所谓的“朋友”送进了电诈园区。

在那里，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赵峰被迫按照命令，在网上用假的收益图诱导陌生人入局投资，“主要目标对象就是老年人和宝妈”。赵峰说，他还亲眼看着“同事”在短短两天时间里转走受害者数十万元的资金。在电诈园区的每一天，他都是在恐惧和煎熬中度过的。

被困近一个月后，靠着家人凑的一笔钱，赵峰得以“赎身”，但受新冠疫情影响，直到2023年他才回到国内。由于是被胁迫参与电诈活动且涉案情节较轻，在接受相应处罚后，赵峰便到外省继续靠当厨师谋生了。

赵峰的生活已经重新开始，因此当收到当“反诈讲师”的邀约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讲课意味着他要把那段不光彩的经历摆在众人面前接受评判。不过，当听说每天都有人像他一样误入电诈园区、每天都有人因骗局遭受重大损失时，赵峰又动摇了。

按照分工，花园社区警校寻找到意向“反诈讲师”后，后续就由杨璐伊负责对接，力争让他们真正走到台前。

“设身处地体会他的心理很重要。”杨璐伊说，她第一次联系赵峰约见面时，他表现出了明显的回避态度。意识到赵峰可能担心被熟人撞见，杨璐伊便提议在青竹派出所一间单独的房间里碰头，“他一听，同意了”。

那次见面，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赵峰在讲，杨璐伊在听，赵峰不愿多提的细节，她也不追问。“被迫参与电诈活动的人，虽然有过错，但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杨璐伊说，她的工作就是用社工专业技能帮助这一群体打破自我否定的桎梏，意识到过往的经历也能创造价值。

“接纳”“尊重”的原则贯穿了杨璐伊与赵峰对接的全过程。临近上课日期前，担心赵峰临时变卦，有人提议由社区民警着便装到他家中再做做动员工作，但杨璐伊表达了反对意见。经过前期沟通，她能感觉到赵峰对当“反诈讲师”已有了较为积极的态度，而且据她观察，在此过程中赵峰最大的顾虑就是被所住区域的熟人知道自己曾进过电诈园区，民警上门反而可能增加他的不安全感。

杨璐伊给予赵峰的信任得到了回报。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准时出现在了花园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人生一课

“实在太紧张了，一上台，你花那么多精力帮我理好的思路就全打乱了。”走出居民活动室后，赵峰在走廊尽头蹲了好一会儿，再起身时，看到一直关注着自己状态的杨璐伊，他抱歉地解释道。看得出来，他的情绪还没完全平复，手中攥着的矿泉水瓶被他拧开又盖上，盖上又拧开。

“这次是很好的开始，后续你时间方便时，再来开课。”杨璐伊轻声安慰道。随后她请赵峰到社区办公室填写课时登记表，以便发放志愿者补贴。费用不算多，但代表着社区警校对他参与公益宣讲的认可。

花园社区发展“反诈讲师”，除了强化反诈宣传效果，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涉诈回流人员分散、隐蔽性强，有潜在危害。部分人员存在“犯罪—失业—再犯罪”的循环风险，也有人员回流后拉拢亲友发展下线，形成“输出—回流—再输出”链条。即使是因各种原因被骗至境外电诈园区被迫从事诈骗行为的人员，在回国后，心理上的焦虑、羞耻和自卑感大多十分显著，再加上他们往往面临家庭系统失能、人际关系屏蔽、就业困难或不稳定等情况，亟须托底纾困、重塑价值。

“涉诈回流人员心理上的创伤不可小觑，应该得到关注和积极干预。”刘俊打开手机，在他有近2000位好友的社交软件中打捞起一个沉寂已久的对话框。那是一名回流后被判诈骗罪的刑满释放人员，为了发展对方成为“反诈讲师”，刘俊与他反复沟通了近半个月。直到7月10日，刘俊又一次征求意见，至今也没有得到回复。

“这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受过良好教育，从涉案情节来看，并不是主观参与其中。”交流过程中，刘俊很敏锐地感受到这位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有较为明显的抑郁倾向，他本希望以“反诈讲师”为媒介与其建立深入联系，但始终没能成功。“如何引导他们在为错误付出代价后朝着正确的方向重建自己的人生，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重要课题。”刘俊说。

今年7月，杨璐伊作为眉山代表队选手参加了四川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在与团队商议后，路演环节，她以《境外回流人员社会功能重建与社区共治实践》为题对“反诈讲师”项目做了详细阐述，并在其中提出了“涉险回归人群社会功能重建五步法”。

竞赛后，不少其他城市的社工找到杨璐伊和刘俊交流社区重点人群跨部门对接的相关问题。有专家以此为契机给花园社区警校的后续深化发展提出专业指导：将特殊人群的信任关系建立路径梳理成标准化经验，继续探索多部门协作的边界，以及在司法程序允许的范围内明确社工可以介入的环节以及可发挥的作用等。

目前，花园社区已将“反诈讲师”模式落地到更多场景，比如联合公安、司法等部门推出“青矫归航·竹力新生”项目，把相似的方法复制到社区矫正对象帮扶工作当中。

没结束的持久战

“境外闯荡一场，如同历劫。上了这沉重的一堂课，哪怕能为一个人带来警示，也有意义。”走出花园社区，赵峰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受到赵峰警示的，远不止一个人。“姑娘，能帮我下载反诈APP吗？”“我们几个也要装，在这排队等着！”赵峰离开后，见有社区民警进屋发放反诈宣传单，现场马上有老年人提出了诉求。

“发传单、挂横幅、放PPT等常规的反诈宣传方式，居民往往‘入眼不入心’，坐不住也记不住。”杨璐伊长期在花园社区工作，据她介绍，辖区人群差异大，有老年人、宝妈、学生、务工人员，容易中招的套路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各不相同，基层反诈工作压力一直都比较大。

“反诈讲师”成了花园社区反诈宣传工作的一股新力量，不管是丁力还是赵峰，他们讲述的境外电诈园区的运行状况、诈骗手法和自己遇险及脱险的经历，都给社区居民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今年6月，一位参与过“骗局亲历者说”课堂的居民主动找到花园社区警校，说自己的邻居张大妈最近行为有些反常，很像是遇到了反诈宣传中提到的骗局。民警立即上门核实，进而成功阻断了张大妈与诈骗分子的联系，让她避免了财产损失。

“现在，花园社区反诈工作已经形成了民警牵头、志愿者联动、全员参与的局面。”刘俊说，除了“反诈讲师”外，花园社区警校还组建了5支义警分队，汇聚外卖骑手、退伍军人、网格员、老党员等群体，“他们提供的一线动态是我们对包括电诈在内的各种异常情况快速反应、精准研判的重要基础。”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侦破电诈案件25.8万起，紧急止付资金超2170亿元，公安机关见面劝阻674万余人次。截至目前，全国电诈案发率持续同比下降。

在青神县，相关变化同样直观。据当地警方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县完成追赃挽损32.2万元，全县累计开展预警劝阻500余人次，被预警人员中，暂未发现再次受骗情况。

反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警近20年的刘俊很清楚，这场和诈骗分子争时间、抢人心的持久战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现在，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刷单返利等依然是群众容易上当的骗术。”刘俊认为，尽管形势向好，但每一起诈骗案件都关联着老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天下无骗，才是我们从事这份工作的终极目标”。

在花园社区上完课的当天，赵峰就动身继续外出务工了。他和杨璐伊约定，只要以后回家时有时间，他还会再来做“反诈讲师”。

现在，刘俊和杨璐伊以及花园社区警校的工作人员已经投入到寻找下一个“反诈讲师”的工作中。他们知道，居民们正在等着下一次反诈课堂开讲。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丁力、赵峰为化名）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杨璐伊（左一）与网格员一起对反诈宣传重点群体进行入户随访。 本报记者 潘阳薇 摄



开课前，刘俊再次与赵峰确认课程提纲。 本报记者 潘阳薇 摄



前来参与“骗局亲历者说”课堂的花园社区居民基本都是老年人。 本报记者 潘阳薇 摄